

# 求發財，更求永生

## ——中國古代的搖錢樹

李建緯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蔡嘉珊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

E-mail : [g880201@mail.tnnua.edu.tw](mailto:g880201@mail.tnnua.edu.tw)

### 第一節 「搖錢樹」的相關探討

「搖錢樹」一字在今天被視為是生財工具之意，西方也有類似的說法，如「能下金蛋的鵝」(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或是「金手指」(a golden thumb 意指點石成金)都是類似的說法。其實它不僅是被用來意指某事的特定詞彙，更是真實存在於中國古代的一種特殊器物。搖錢樹又稱錢樹、福壽樹、神樹，盛行於東漢時期的中國西南地區，以四川盆地為主【圖 1】。由於中國早期青銅器大多是動物或容器造形的大型鑄造，以植物造形的極少，而搖錢樹卻是明確地以「樹」作為造形，因此它可謂是中國神話傳說中植物造形藝術中最精彩、最傑出的表現形式。根據中國大陸《華夏文物網》報導指出，1998 年 3 月在紐約舉辦的國際亞洲文化節上，比利時籍文物商人古斯爾・柯羅斯將來自中國的一株漢代青銅鑲金搖錢樹，以 250 萬美金（相當於臺幣 8 千萬左右）的高昂價格，出售給紐約第五大街的億萬富翁里昂・布雷克，震驚了中國文博界和文物考古學界——能販售如此高價的搖錢樹，果真是搖錢樹。

搖錢樹是漢代至三國魏晉時期墓葬中的隨葬明器，被視為是一種反映我國古代神話傳說的古代明器（「明器」即是古代專為陪葬而作之物）。搖錢樹的出現，與漢代以喪葬為主的器物表現有一定的關係，它經常被拿來作為漢代講究奢侈的殯葬之風的具體證據。在《後漢書・光武帝紀》中提到「世以厚葬為德，薄葬為

鄙，至干富者奢几，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特別是西漢中後期更是崇尚「死以奢侈相高」；「厚葬多藏器用如生人」。因此，搖錢樹的出現，可被視為是漢代喪葬文化後期發展的一種新興的物質文化現象。

「搖錢樹」一詞，最早見於明・馮夢龍的《警世通言》第三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一文中的「別人的女兒便是搖錢樹...」但它並非意指實物的搖錢樹；

真正明確指出搖錢樹的形象者，則見於清·富察敦崇著的《燕京歲時記》：「歲暮取松柏大者，插入瓶中，綴以古錢、元寶、石榴花，稱為『搖錢樹』」，但該文說搖錢樹上還綴有元寶、石榴花，並非東漢出土的搖錢樹上之綴飾，因此仍不足將文獻與實物直接劃上等號。若作為一個考古學意義上的名詞，則是由考古學家馮漢驥於 1940 年代對彭山漢代崖墓出土的一種隨葬器物，進行研究後提出來的詞彙。此說一直延續至今，因此本文以下仍以搖錢樹稱之。



圖 1：四川地區出土的搖錢樹

關於「搖錢樹」的使用意涵或其演變，大抵存在以下之說：如先秦文獻中所載的神樹，即以古神話傳說中的太陽神樹「扶桑」作為追溯搖錢樹母體的來源；<sup>1</sup>或是傳說的一種會結金錢，搖落之可再生的樹，因而被當時人們用來對財富崇尚的嚮往寄託之物……等。目前學術研究大致上仍將搖錢樹與傳說中之神樹或扶桑的樹崇拜觀念連繫，或是對一種神仙世界的嚮往，或是一種財富追求或宗教信仰…等意涵。<sup>2</sup>綜合各家說法大致如下：

（一）鮮明在《論早期道教遺物搖錢樹》談到雖然搖錢樹的內涵與財富有關，但是「搖錢樹」並非滿足少數貪婪錢財的私慾之物，而是天下人

<sup>1</sup> 賀西林的《東漢錢樹的圖像及意義》中談到：中國遠古神話傳說中的神樹名目繁多，而其中扶桑被認為是東方之神木。文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 年第 3 期。

<sup>2</sup> 樹崇拜-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所提到，如日出「扶桑」、日落「若木」、「建木」通天、眾帝援之上（天）下（地）…等等。在《山海經》與《淮南子》等書中均有提到。

人可共取的神樹，它反映的是廣大中下層民眾均貧富的思想。而這樣的說法似乎反映的是一種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意識。

- (二) 張涵語的〈中國古代明器「搖錢樹」淺探〉一文中談到搖錢樹始見於漢代，但絕不是漢代人憑空創造出來的產物。張指出，漢代此類文物造型內涵係以「錢」的圖像以喻日月，為中國原始天文曆法的形象反映，並以高超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中國古老的、有關神話人物、神仙、神樹、神禽、神獸等多方面的內容，並非單純崇拜金錢的立意和命題。因此所謂「搖錢樹」此一稱謂並不貼切，應為《山海經》中所描繪的各種神樹的綜合造型；「搖錢樹」可簡稱為「神樹」。他的說法摒除了搖錢樹與財富之關係，但實際上卻無法解釋為何搖錢樹上鑄了許多外圓內方的圓錢，甚至還伴隨有「五銖」銘文的現象【圖 2】。



圖 2：四川廣漢出土・東漢時期搖錢樹銅片上之銅錢

- (三) 郭沫若認為《玄中記》中關於桃都和天鳩的傳說，都是漢代所產生，為以前所未見，並據此認為濟源縣西漢古墓中出土的陶樹就是「桃都」，反映漢代人對神仙世界的想像和嚮往。而王永紅在此基礎上認為「桃都」是「搖錢樹」的前身。

- (四) 邱登成提出：「搖錢樹的圖像內容主要是西南地區神巫之道及佛、道

二教所尊奉的各種神仙、神獸、神禽，其內涵主要是反映仙化升天的

思想。」他再三強調搖錢樹的功用，「即是作為死者魂靈進入天國的

橋梁」；「搖錢樹本身就是連繫凡間與仙界的橋梁」；「搖錢樹就是

墓主人跨入天門，進至仙界的交通工具」。此說即是認為搖錢樹是一

種協助亡者靈魂進入仙界的法器，也是當今廣為接受的說法。

- (五) 張茂華在〈「搖錢樹」的定名、起源和類型問題探討〉一文，與邱登成之說前後呼應。他指出，所謂「搖錢樹」上的「錢」並不具備任何財富觀念的意義，而是天和地的象徵，「搖錢樹」是人們希望墓主通過神樹由地面升天成仙的一種宗教性隨葬品，應當定名為「升仙樹」



的另一類型。此外，他還提到了三星堆商代神樹和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西漢墓出土的扶桑樹、桃都樹一類的神樹明器實物，兩者是否屬於同一發展系列，目前雖尚無法確定，但以時間上和部分內容考察，「搖錢樹」更有可能是直接以西漢中原明器神樹（扶桑、桃都等）傳至四川以後，與四川本地身仙思想、神話傳說相結合發展成的一種專門明器。

綜觀上述學者說法，除了鮮明認為搖錢樹的內涵與財富有關之外，其他學者幾乎都將搖錢樹的來源鎖定在與神話中之樹（如扶桑、桃都、若木）或樹崇拜的觀念，並且是漢代羽化成仙思想的反映，與後世直接將「搖錢樹」連繫為「生財工具」不同。由於搖錢樹的意涵非本文重點，以下將鎖定在搖錢樹的形式、發展來源與演變進行脈絡分析。

## 第二節 搖錢樹的形制與空間分布

在結構上，搖錢樹主要分作樹身和樹座兩部分【圖 1】：樹身部分由青銅所鑄，由枝葉組合而成，樹身插于樹座之上，往往多節配合，有的樹干中嵌入木心，有的整樹塗上鎏金，上有仙人、神獸、西王母、佛像、動物、蓮花、錢紋…等圖像【圖 3-9】；在樹座部分，有陶質與石質，而以陶質居多，陶質樹座多為紅陶胎，器表施釉，多塑為山型，並配有虎、羊、辟邪、人物、神獸、佛…等【圖 10-12】。整體來說，搖錢樹的組成有幾個基本元素（elements）：

其一、樹幹或樹枝為青銅鑄，樹座為陶製或石刻；

其二、樹幹一般三向，橫列八或九枝。樹葉通過插孔與樹幹相連；

其三、樹葉上有方孔銅錢或神話人物，在題材上相當多樣，有西王母、后羿、

蟾蜍或玉兔、四神獸、天祿或辟邪、靈芝、龍馬鹿熊等動物、佛像以及舞樂

百戲、農耕圖…等題材。



圖 3：四川廣漢出土・東漢時期搖錢樹銅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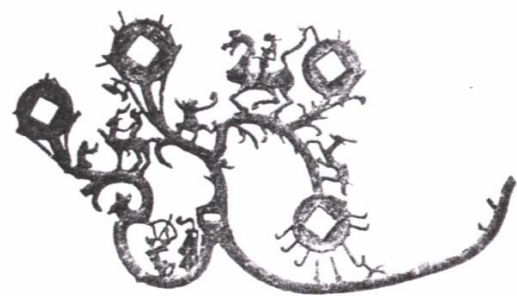


圖 4：雲南昭通桂家院子東漢墓出土搖錢樹



圖 5：四川簡陽縣東漢崖墓・「五銖」銘銅葉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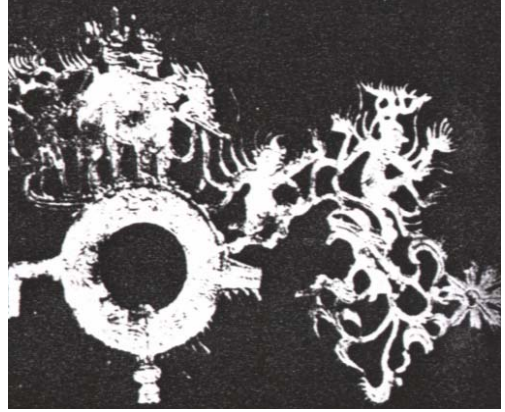


圖 6：四川綿陽何家山 M2 出土搖錢樹葉：左為力士與璧；右為象與象奴



圖 7：四川忠縣・三國蜀 銅搖錢樹佛像



圖 8：四川忠縣・三國蜀 銅搖錢樹佛像



圖 9：四川忠縣・三國蜀 銅搖錢樹佛像



圖 10：四川廣漢・東漢搖錢樹陶座



圖 11：四川彭山・東漢晚期佛飾陶器座



圖 12：東漢晚期彩繪臥羊尊陶器座

據目前出土的搖錢樹（包括錢樹座及殘件）資料統計上來看，總數應在 60 件以上，<sup>3</sup>出土的地點分布如下：

- a. 在西南地區方面，分布地點有四川的成都、雙流、新都、新繁、茂汶、彭山、郫縣、樂山、宜賓、新津、蘆山、寶新、漢源、西昌、廣漢、綿陽、三台、遂寧、簡陽、廣元、忠縣、達縣、渠縣；另還

<sup>3</sup> 高文、王建緯，〈搖錢樹和搖錢樹座考〉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國境內搖錢樹出土的統計資料。



有雲南的昭通、昆明、呈貢、大理、保山；以及貴州的清鎮、赫章、興義、興仁等地。

- b. 在西北地區方面，分布地點有陝西的城固、勉縣；青海大通與甘肅武威。在數量上遠不及於西南地區。

在上述的分布範圍中，主要以四川地區最集中，數量也最多，至少出土了 30 餘件以上，大部分集中在東漢時期。目前考古發掘資料中有確切紀年的「搖錢樹」，時間最早的是雲南昭通出土的一件帶有紅砂石的錢樹座，上面刻有東漢章帝「建初九年（西元 84 年）三月戊子造」的銘文，<sup>4</sup>最晚的一件為蜀漢保山旺官營出土的搖錢樹座，上有陽文為「延熙十六（西元 253 年）年七月十日」，延熙為蜀漢後主劉禪年號。<sup>5</sup>就地域上來看，雖然考古資料顯示最早的搖錢樹並非出於四川，但從多數的搖錢樹出於四川的現象來看，顯見搖錢樹應是本地的主要信仰，其發展脈絡亦最為完整。搖錢樹考古分布區係以四川盆地為中心散播開來【圖 13】，故推測此地應該還會發現年代更早的搖錢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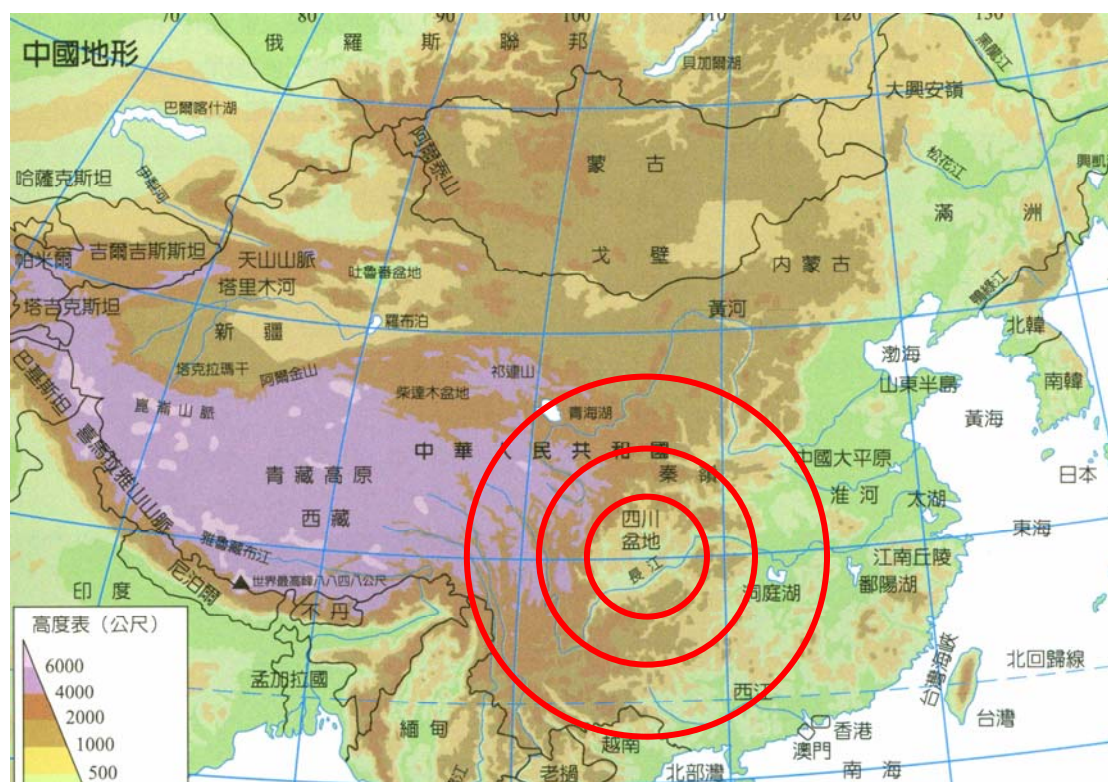


圖 13：搖錢樹傳播示意圖 圖版：改繪自《劍橋插圖中國史》

### 第三節 搖錢樹圖像來源推測

若是我們以漢代搖錢樹的「樹」之形象作為其圖像追溯之本，則會發現中國於先秦時期已出現過不少樹的形象。

<sup>4</sup> 孫太初〈在雲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幾點認識〉，《文物》1957 年第 1 期。

<sup>5</sup> 江玉祥，〈關於考古出土的「搖錢樹」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四川文物》，2000：4，頁 11。

### （一）三星堆青銅樹

四川廣漢三星堆二號祭祀坑的青銅樹為目前中國境內出土以樹為題材的最早作品。這些銅樹在出土之時已遭砸毀焚燒，經修復後，三件青銅樹大致可以辨識其樣貌，分別為大型銅神樹（高 4 公尺）、中型銅神樹（高近 2 公尺）與小型銅樹（高 1 公尺多）【圖 14、圖 15】。青銅樹上懸掛著許多飛禽異獸、果實、以及銅瑗，均是可拆卸組裝的。當中最為特別的是小型神樹上的人首鳥身的神獸。學者據此認為三星堆的三棵神樹象徵的是上天通神的天梯「建木」、太陽和神靈居住的場所「扶桑」與「若木」。<sup>6</sup>我們雖然無法直接將這些形象連繫到文獻中的記載，但若從它們的巨大尺寸，以其該坑為祭祀坑的性質來看，這些神樹作為祭典儀式上的物品應是無誤。另一方面，若從地理位置觀察，不論是三星堆的青銅神樹或是四川出土大量的搖錢樹，西南地區對樹的崇敬似乎存在著某種地緣上的關係。然而三星堆對樹的尊敬，似乎在其文化消失之後，從西周到東周時期所偶考古資料呈現著相對空白的現象。



圖 14：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青銅神樹



圖 15：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三棵青銅神樹

反觀戰國時期以後的中原地區，開始出現具實用功能的青銅樹形燈，它與三星堆青銅樹在功能或形式上都大異其趣：這樣的發展係由嚴謹規制的信奉神物，逐漸向活潑、濃厚人味的實用生活用具靠攏。

到了漢代則出現了大量作為明器的樹形陶燈。這些樹形陶燈和搖錢樹相同的是無實用功能，係一種專為喪葬而作之物；使用的對象也由活人轉為已逝的墓主。整體觀之，漢代搖錢樹在樹形結構上分為陶質樹座與青銅樹幹，這樣的轉變

<sup>6</sup> 趙殿增，袁曙光，〈從“神樹”到“錢樹”——兼談“樹崇拜”觀念的發展與演變〉，《四川文物》2001：3，頁 3-12。

或許受到漢代陶質樹形燈形式的啓發。

## （二）漢代陶樹燈

漢代河南、山東、河北等中原地區開始出現樹形綠釉陶燈與樹形彩繪陶燈，其先聲首見於河北省平山戰國中期中山國國王墓出土一件高 84.5 厘米的十五盞樹形青銅燈【圖 16】：後者燈形如樹，上有夔龍盤繞，樹上有群猴與鳥，群猴取樹上食物，而燈座上的兩半裸之人呈接食狀；其器足爲三虎銜環係當時青銅器上常見裝飾。西漢時期河南洛陽燒溝漢墓出現一件高 73 厘米的樹形鐵燈【圖 17】，其樹梢立有一張翼鳥，其基本造形與中山國的樹形燈相同；不同處在於其樹枝的曲度加大形成 S 形，而樹上的鳥、獸和樹幹的盤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頂端的立鳥。隨後，河南地區出土的樹形陶燈多沿續此形制【圖 18、19】，但頂端大多飾以一鳥。就陶燈的形式分析，它應該是青銅搖錢樹的源頭之一。除了河南地區（密縣后土郭漢墓、濟源縣承留、桐花沟十號漢墓、洛陽澗西七里河、靈寶張灣漢墓）的大型樹形燈外，其它出土陶燈的還有河北（平谷西柏店漢墓）以及山東（寧津縣龍家寺漢墓）…等地。



圖 16：戰國中期 河北中山國國王墓出土十五連盞燈



圖 17：河南洛陽燒溝漢墓樹形鐵燈





圖 18：河南洛陽澗西七里河・十三枝彩繪陶燈



圖 19：河南濟源縣桐花沟十號漢墓的多盞彩繪燈

就地理位置來看，四川廣漢三星堆與搖錢樹的分佈雖存在地緣關係，但在外形上卻非直接承襲關係；至於與搖錢樹形制有關的漢代陶樹燈主要分佈位置則以中原黃河流域為主，惟不見於長江流域之蜀地，故某些觀點認為搖錢樹與漢代燈形陶燈無關。但也有學者提出，搖錢樹應該是中原地區西漢墓中出土的扶桑樹、桃都樹一類明器傳入四川後，在與本地的宗教神話成份融合而成。<sup>7</sup>若比較三星堆青銅樹與漢代樹形陶燈，在形制上皆是大型可拆組之樹形器物，但兩者材質差異較大，反觀搖錢樹的陶石質樹座與其青銅樹身之材質，卻是融合前兩者而成，而其陶座則明顯地表現了陶燈座的來源【圖 20】；再者，不論是三星堆青銅樹或陶樹燈座上皆以山形作為主要構造，但在樹枝部份，三星堆樹枝線條剛硬，由上往下垂掛呈現出僵硬感，而樹形陶燈的流動感強且線條表現豐富活潑，樹枝上揚而生氣勃勃，與搖錢樹樹枝呈現的流動感基本一致，而兩者的樹枝構成都是有秩序排列；最後，在樹上動物形象方面，三星堆的立鳥挺直而生硬，而樹形陶燈頂端的飛鳥展翅欲飛，呼應了搖錢樹上的飛舞鳳鳥形象，故搖錢樹在藝術表現上確實與樹形陶燈有關。

<sup>7</sup> 張茂華，〈“搖錢樹”的定名、起源和類型問題探討〉，《四川文物》2002：1。



圖：河南出土漢代陶燈之陶座（筆者攝於河南省博物館）

#### 第四節 搖錢樹是道教圖像還是佛教圖像？

搖錢樹究竟象徵了什麼？某些研究認為它反映了漢代人「唯財是舉」的觀念，認為只要搖動錢樹，就會財源滾滾。舉個例子，我們有時會餐廳或冷飲店吧台上見到陳設著來自日本的招財貓或含著錢幣的三腳蟾蜍，這些作為招攬生財的象徵吉祥物，功用就和搖錢樹一般，是作為財富的吉祥物——但其實搖錢樹的用途更廣，因為它同時還具有宗教信仰上的意涵。道家甚至認為它是人間通往天堂的樹，縮短了人間與天上的距離。

如前言所述學者對搖錢樹的定名，普遍認為是神樹，如扶桑、若木、建樹…等。就形制演變與題材關係的過程來看，搖錢樹本體部份與陶座上的題材，不外兩大類：一是長生不死，以西王母為中心的神話世界，包括瑞獸神禽、靈芝仙草、仙山樓閣；二是榮華富貴，此圖像通常是綴滿樹枝的銅錢，持竿打錢的人物造型，

與撫琴、擊鼓、雜技、博弈的生活場景。<sup>8</sup>就四川出土完整的搖錢樹來看,搖錢樹整體是呈現一個神話世界與墓主生前的享樂生活,故西王母、朱雀、神獸、羽人、百戲、射弋等場景是同時分部在樹枝的各個點上,它應是各種神樹的組成,是人們希望墓主通過神樹由地面升天成仙的一種隨葬品,雖未必完全表現了錢財或財富象徵,但也不能排除有這樣的意涵在。也就說,它呈現的世界觀正和漢代盛行的畫像石或畫像磚一樣,將所有故事、神話、宗教、人間故事、道德、對來生的期許通通反映在這些作品上,構成一個萬神萬物群納的多元世界。

目前在搖錢樹的圖像意義討論上存在一個重要議題,即是佛像代表的究竟是佛教思想還是道教思想?根據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搖錢樹」座上塑造的佛像來說,它完全取代了傳統道教神仙的位置,如西王母或神獸等母題,而其姿態、衣紋的處理也近似西王母,而稍晚的三國蜀國許多出土的搖錢樹樹幹中間亦鑄有佛之形象。部份學者認為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早期例子,<sup>9</sup>而持異議者則認為四川此時正盛行著道教,因此它是道教的神髓思想<sup>10</sup>。我們或許可以透過《藝術的故事》作者貢布里希(E. H. Gombrich)在他的另一本書《藝術與錯覺》(Art and Illusion)一書中提到的藝術創作的理論「製作與匹配」(making and matching)來解釋,也就是說,某些外來圖像或形象(icon or image)會被接受是因為當地人以他們自身文化以及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去認知一件新的事物,如此一來新事物或圖像方可能透過意義的轉化而被接受,否則它便無法產生任何意義。<sup>11</sup>據此我們可以推論,當時以道教信仰為大宗的四川蜀民係將佛視為諸多神仙中一位來

<sup>8</sup> 江玉祥,〈古代西南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搖錢樹」探析〉,《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二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03-139。

<sup>9</sup> 范小平,〈四川漢畫及搖錢樹所反映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中華文物論壇》,1998:3,頁66-70;何志國,〈仙佛模式和西王母+佛教圖像模式—再論佛教初傳中國南方之路〉,《民族藝術》,2005:4,頁96-105。

<sup>10</sup> 鮮明,〈論早期道教遺物搖錢樹〉,《四川文物》,1994:5,頁8-12。鮮明,〈再論早期道教遺物搖錢樹〉,《四川文物》,1998:4,頁29-33。

<sup>11</sup> E.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N.Y.: Phantheon Book Inc., 1960.



自西方的神明，而他的圖像也應是這麼被理解的，但也隨著更多佛教教義的傳入，人們更瞭解佛教原始意義之後，有關佛的圖像不僅數量愈來愈多，人們也逐漸瞭解作為佛教的圖像意義。因此這樣的問題並不是硬生生地去劃分屬佛教圖像或屬道教圖像，而是一種從主動賦予圖像意義到更為深入的漸變過程。